



寫書研究 白話現象



羅秀美◆著

萬卷樓



— 近代

白話書寫現象研究

羅秀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羅秀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2005[民 94]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 - 739 - 518 - X (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 - 民國 (1912 -)

828

94000559

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

著 者：羅秀美

發 行 人：許素真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 : wanjuan@tpts5.seed.net.tw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340 元

出 版 期 日期：2005 年 3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518 - X

李序

在我考慮博士論文題目之際，我的當代性格已經形塑完成。那時，我一邊教書，一邊從事文學媒體的編輯工作，當然也參與文壇大大小小的活動，有關現當代文學的論述文章之寫作也從未間斷。我記得的情況是這樣：我試擬了二個研究方向，一是持續在六朝領域研究文學理論，一是轉到民國做文學批評，前者對我來說駕輕就熟，後者充滿誘惑並有著極大的挑戰，以我的個性，其實也沒什麼好斟酌的，做現代就是了，我的老師黃永武教授不贊成我留在六朝，又不放心我一下子跑太快，談了一個夜晚的結論是，那就研究晚清好了。

於我而言，這個決定太重要了，我自此走進了一個蒼涼末世，時代的輓歌已然響起，四處又都有新生的喜悅。有人呼天喊地，悲傳統之淪喪；卻也有人神采飛揚，喜西潮之洶湧而至。我就這樣接觸了章炳麟、劉師培、王國維、梁啟超、譚嗣同等等近代的學術巨人，初步了解大陸學界有關

「近代」歷史觀念的形成，乃至其發展狀況，特別是在文學這一塊。我發現在古代和現代之間，這個歷史的大轉折，曾經長期被我們所忽略，我最終之所以把它界定成「前現代」而經之管之，實有一番審慎認知的過程。

我以《晚清文學思想之研究》通過學位考試之後，到淡江大學中文系任教（1987），開始帶研究生以來，指導了多篇以晚清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離開淡江到中央大學以後，原也想繼續耕耘這一塊園地，可惜客觀環境沒給我比較好的機會，於是把力氣全放在海內外的現代中文文學上面，晚清，或者說近代，只能維持最基本的關心，有機會也會寫些論文，譬如說微視《老殘遊記》，進行各種自然與人文意象之研究，寫成專書。

爾後指導研究生寫的論文大部分都是台灣文學，近代或晚清，就只有一篇研究晚清短篇小說，一篇研究二十世紀上海租借地文學，以及羅秀美的這本《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了。

我不能確定秀美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想研究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當初她和我談起這個構想時，我直覺到和我在博士論文中的一章〈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意義〉有關，當然鼓勵她寫了。我的想法是，這實在是需要放大特寫的文學／文化課題，我當年發現了它的重要性，卻沒有好好展開，秀美從大傳轉文學，做過紮實的古典文學批評研究，從作為文學表現媒介的語言文字之歷史課題切入，既是現象，也是本質問題。她一向的刻苦耐勞，我確信她必能勝任這一項研究。

秀美的速度和適度讓我放心，我只能說她實在有潛力，觀念、方法和材料都掌握得好，而且勤快。寫作過程中的激

盪與調適，於她而言，必然也是一次完全的治煉，看她從釋義開始，繼之以文化背景的鋪敘、白話理論的詮解，乃至於白話書寫與童蒙教育、大眾傳播、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等，她都能條分縷析、論證周詳，而最終將其置放於歷史脈絡中，與五四相互對照且輝映，完成她的大論述。大開大闔間，我們也見到一位年輕學者的慧眼與憂懷。

我想這只是個開始吧，特別是她畢業後的漂泊將告一段落之際，本書適時付梓問世，合當也是學思的新的起點，我特別為她感到欣慰。寫序的時候，也提醒自己，晚清尚有未完的學業，得空得回去補修。

李瑞騰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目 錄

李 序／李瑞騰

第一章 序 論0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001

第二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003

第三節 研究成果的回顧／005

第四節 研究進路／016

**第二章 文學史的回顧：
「文言」、「白話」釋義023**

第一節 書寫系統之分化／024

第二節 文風雅俗之歸趨／032

第三節 文化階層之分野／035

第四節 文言與白話對立？／037

第三章	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文化背景049
第一節	從科舉制度的廢除到白話書寫／050	
第二節	從翻譯事業的興盛到白話書寫／061	
第三節	從文學社會運行機制的變化到白話書寫／073	
第四章	近代白話書寫的理論（上）085
第一節	近代「白話」的意義／086	
第二節	言文合一觀點的提出／093	
第三節	白話書寫的工具性效用／106	
第四節	文學進化觀的雅俗趨向／112	
第五章	近代白話書寫的理論（下）125
第一節	傳統知識份子的功能分殊論／126	
第二節	傳統知識份子的白話書寫經驗／142	
第三節	傳統知識份子白話書寫的意義／151	
第六章	童蒙教育與白話書寫159
第一節	注音及文法書籍推動白話之啟蒙／160	
第二節	蒙學報刊以白話教育大眾／171	
第三節	編輯白話教科書以教育童蒙／181	
第七章	大眾傳播與白話書寫203
第一節	向大眾傳播的白話書寫文告及傳單／204	
第二節	白話報刊蜂湧而起／213	
第三節	報章文體走向白話化／223	

第八章 文學創作與白話書寫 259

- 第一節 白話小說創作蔚為風潮／260
- 第二節 散文語言開始走向俗化／270
- 第三節 詩歌語言開始尋求淺顯／275
- 第四節 劇本語言傾向以白話為主／280

**第九章 近代白話書寫與五四白話文
的接壤與對照 293**

- 第一節 五四白話文運動領袖眼中的近代白話書寫現象／295
- 第二節 近代白話書寫「救國維新」之實用性先行於文學藝術性之上／306
- 第三節 近代白話書寫融鑄「口頭語」與「書面語」的糾葛／311
- 第四節 近代白話書寫倡議者與個人文言書寫習慣之間的矛盾／316
- 第五節 五四以後白話掌握書寫權／320

第十章 結 論 325

- 第一節 白話書寫現象的意義／325
- 第二節 白話書寫現象的價值／328

參考書目 333

跋／羅秀美 351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一八四〇年以降，迄於一九一九年，為中國文學史上通稱的近代時期。在新舊快速交替的時代裡，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展現了迥異於過往的面貌，衝突與變異不斷上演。特別是文化與文學，隨著大環境的變遷，不得不採取新的表述方式，以因應新時代的到來。

新的表述方式指的就是由傳統的文言文走向白話文的發展。千百年來，文言文使得一般大眾望塵興嘆，大多數文學作品建構出一套文人之間的溝通符碼，成為上層社會案頭的擺飾品，而非全民共享的文化資產。文言文成為士大夫階層的文化表徵，而白話文則落入邊陲地位，大都不受上層文士重視。然而，一直到了近代，仍舊如是。

但是，一場由先進知識份子所挑起的文學改革活動，卻逐漸蔓延。他們反省到傳統中國文言、白話分流已久的事實，便開口倡議言、文（文、言）合一的可能性。¹這股巨大的潮流，勢必改變傳統中國的文學書寫模式；而它的成就，最終出現於五四白話文運動之際。即使如此，近代白話書寫卻往往在文學史上「消聲匿跡」，其光芒都被後來的五四白話文運動所掩蓋。

因此，筆者想深究的問題是：千百年來深具文化優勢的文言文，為何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改變如此之快？以致於漸次將典範地位拱手讓給白話文？而文學史上文言文與白話文分流已久的事實，是否也暗示書寫方式勢將轉變？立足當代，白話書寫已慣如家常，文言書寫只在學院教本及應酬進退中隱沒。但是，近代一段白話文與文言文交錯書寫的歷史裡，卻有著許多吶喊（白話書寫理論的出現）與奮力一搏（白話書寫文本的出現）的情狀，不斷出現。白話文要完全掙脫文言文的禁錮，於形式或內容而言，都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地位，終究還是對位互換。

此外，筆者還想深究：一般研究者論及「白話書寫」，多將焦點集中於五四白話文運動，²對於近代白話書寫的歷史較少關注；即或論及，亦只視為五四之先聲而順帶述之，並未能以專著正視近代白話書寫的歷史面貌及意義。³因此，對於近代白話書寫問題，大多未進行較系統化的完整論述，尚停留於點到為止的景況。⁴因此，有必要針對這個議題進行統整，以再現近代白話書寫於文學史上的面貌及意義。

職是，筆者擬重新檢閱近代文學史上與白話書寫相關的

議題，一方面回溯文學史脈絡，一方面梳理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眾聲喧嘩。以歷時性與並時性的縱橫交錯，企圖重現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原貌及其意義。

第二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

近代文學史的研究，大多將「近代」定時於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年，前後共六十年左右。⁵此為一般學界共識，在此不擬重新為年代界定著墨。但就本文所討論之實際內容而言，白話書寫的相關理論出現較早；而白話書寫的文本，則大多集中出現於一八九八（戊戌維新）至一九一七年之間，前後約二十年左右。因此，整體而言，本文論述的時間段落以「近代」的後二十年為主。

再者，文學語言可分為書面的（written）與口頭的（oral）兩種。書面語指的是以文字將之書面化的語言，應包含文言文與白話文兩種；口頭語指的是未經書面化的純粹口語。因此，口頭語一旦進入書面，化為文字，便須視作書面語看待。而白話文與文言文雖有淺白、古奧之分，但其質性雷同，都是書面語。張漢良《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即說得相當清楚：

語體文和文言文並非對立的語言系統，兩者本無先驗的、獨立的語言質素，足以作為彼此區分的標準。就語音、語構和語意三層次而言，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如果有區別；也僅在語用層次。亦即語言使用者

對以上三種層次的慣例的認知、認定和認同問題。前次，所謂「語體」的白話文，和文言文一樣，已經不再是口語，而是被書寫過的文字。⁶

由此可確知，無論文言文或白話文都是書面語。本文即以白話的書面語為主要探討對象，而不涉及口頭語。

此外，近代文論家不斷提出「言文合一」或「文言合一」的論點，容易使人混淆。依照言、文二字連用的文義判斷，「言」指的應該就是語言或口頭語，而「文」指的就是文字或書面語。為了論述之方便，茲列示如下：

1. 書面語、口頭語

書面語	書面化的語文，分為文言文與白話文。
口頭語	與書面語相對，未經書面化。

2. 言文合一、文言合一

言	語言；口頭語
文	文字；書面語

因此，所謂言文合一或文言合一，指的是語言與文字一致，也就是直接將口頭語寫入書面，以文字表述。近代文論家大都認為，拉近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距離，便能夠改善以文言文為主的書面語的弊病，可以去除文言文帶來的閱讀障礙。於是，在「我手寫我口」的號召下，能將口語再現於書面的白話文就成為時髦與流行的產物了。

本文所謂「白話書寫」指的就是相對於文言文的書面表達形式，即凡是以純粹口語或接近口語的文字所書寫的白話

文本，都在探討範圍之內。包括報章文字、小說、學堂教本、宣講冊子……等各項載體，處處可見白話文本的蹤影。本文將爬梳近代文學史中以白話書寫的相關文本，以檢視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發展面貌，並補足近代以來、五四之前白話文歷史的斷裂與空白。

第三節 研究成果的回顧

關於白話書寫的議題，胡適《白話文學史》允為開山之作。時在民初，由胡適振臂高呼的白話文運動，直陳「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⁷如此石破天驚的論調，頓時成為白話文學發展的重要指標；整個五四時期的白話書寫運動，便以此為蒿矢。時至今日，一般對於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深刻印象，多由此而來。

因此，此後大部分與白話書寫相關的論述，多集中於探討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義涵，如陳璣婷〈民初白話文運動（1917-1919）〉、周志文〈信念與迷思——初期的白話文學運動〉、呂正惠〈他改寫了文學史——白話文學史六十年後〉、周有光〈白話文運動80年〉、黃國彬〈白話文的得與失〉、張克濟〈白話文運動的再省思〉等論文，⁸都以五四白話文運動為探究對象。

自胡適以後乃至目前學界，多將白話書寫的問題聚焦於五四時期，咸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開創性意義特別重大，開

啟了現代文學的白話書寫源頭。這使得距離五四不太遠的近代白話書寫現象，一直湮沒於歷史洪流中。然而，每一項運動的發生，必然有其歷史成因與背景，斷不可能驟然成形。因此，在五四之前的白話書寫現象，應有必要重新加以研討。幸而，這部分的議題，已有數篇論文探觸，如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夏曉虹〈五四白話文學的歷史淵源〉、馬欽忠〈白話文運動的文化針對性與崇古情結〉等論文，⁹對於五四之前的近代白話書寫現象，進行某種程度的歷史掃描，交待了五四白話文運動並非憑空出現這一事實。但是，仍舊尚未完整面對近代白話書寫議題。

首先，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一文認為清末白話書寫的發展對五四影響甚大，只有釐清它的面貌，才能重新對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的貢獻做出真正的理解及價值判斷。文中依次論及「清末白話文的發展」及「重新看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史上的地位」。他認為清末的白話文書寫現象最值得重視的就是白話報刊的蓬勃發展，此外還有各級政府的文告、宣傳，私人寫的宣傳或告誡性的文字等。關於清末白話書寫的蓬勃發展，李孝悌的結論是：

白話文的發展，在清末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與社會運動。這當然不是說白話已取得絕對的優勢，成為當時中國各地普遍使用的書寫工具。毫無疑問的，白話的使用基本上還是一些大城市裡比較風行。事實上，這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的趨向若合符

節。10

白話書寫的風行在清末確已成為一種時尚，但其中最大的問題乃是仍存有上／下、雅／俗的分野，即白話書寫的文本多用於向下啟蒙、開通民智，一般知識份子並未完全採用白話做為日常書寫工具。同時，白話書寫的風行，多半藉由報刊與書籍的傳播，於是城市中的小市民自然成為比較容易接受白話書寫的一群讀者。此外，李孝悌也談到：

就白話文而言，我們也可以說清末最後十年的發展是中國近代白話運動史真正的開端。五四的白話文運動絕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異物，而是清末發展的延伸和強化。換句話說，清末的白話與五四的白話並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發展，而是同一個延續不曾斷絕的新的歷史動向的產物。我們說五四白話和清末的白話屬於同一個不曾斷絕的傳統，最直接的證據是領導一九一〇年代白話文運動的兩個台柱——胡適和陳獨秀——都在一九〇〇年代的主要白話刊物上寫過大量的文字，而且其中的一些主張都成為一九一〇年代啟蒙運動中新思想的要素。11

李孝悌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與清末白話書寫現象存有相當明確的承繼關係，主要因為胡適與陳獨秀也曾參與過清末的白話書寫活動，他們在五四時期相當多的主張是延續早年的歷鍊而來。同時，他認為胡適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清末以來蓬勃發展的白話文重新定位，使它的對象從中下等社會擴及到每

個層面；並將它的使用者從引車賣漿之徒提升到大學教授和文學藝術殿堂的守衛者。

其次，夏曉虹〈五四白話文學的歷史淵源〉一文則依次論及「八股文的沒落與白話的方向」、「晚清白話文運動」、「梁啟超的新文體」及「五四白話文學的成功」等。她也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並非憑空發生，與晚清白話書寫現象有明顯關聯。但她認為這種關聯並非「直接」的，兩者在內容實質與語言形式上有極大不同，而「新文體」卻是使兩者發生關聯的必要環節。因此，五四白話文學源頭的探討便有其必要性。她認為八股文失勢後，便出現兩種新興的散文體，即白話文與新文體。這兩種新興文體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定書面語向口語靠攏、文言文變為白話文是中國語文發展的必然趨勢。經由有識之士的提倡，白話文與新文體在實踐上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最終統一於五四白話文學。此外，她還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字分離已久，要使其復合，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經過晚清白話書寫強力的推進，使這種在自然狀況下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統一，在較短時間內得以實現。同時，無論如何，晚清的白話文已是手口如一，反映了語言進化的迅速。

接著，馬欽忠〈白話文運動的文化針對性與崇古情結〉一文，則依次論及「打倒『文言文』作為改造社會的中心內容」、「書面語的共同特徵和文言文的文化功能」及「文言文生長的社會機制」等幾個議題。他認為國際近代文化史上，從語言文化層面作為改造整個社會的突破點似乎很少見。而中國近代一場關於語言文字的變革，卻是把社會變革和文字的改革及文體的更新聯繫得那麼緊密。這些具有反省